

他是个公认的孝子:为给父亲治病,他花光积蓄,四处举债。直到父亲被诊断为“脑死亡”,医生建议放弃治疗时,他仍坚持举债维持父亲的生命。原本支持他尽孝的妻子忍无可忍,趁他不在时代表病人家属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放弃了治疗。父亲不久去世,一怒之下他以“剥夺了父亲的生命权”为由,将妻子连同医院告上了法庭——

●光春

# 这样 尽孝该不该?



## 丈夫告妻子剥夺脑死亡父亲生命权

——给父亲治病，  
孝子拼命挣钱四处举债——

葛天民是江西省南昌市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骨干，是个出名的孝子。因母亲早年病逝，他是由父亲一手拉扯大的。当年，为了供他上大学，有出息，父亲省吃俭用，把辛苦挣来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他身上。因此，懂事的葛天民从小就暗自发誓：将来长大了，一定对父亲好。

2009年秋，葛天民与同事蓝艺芹恋爱了。他对女友直言：“我父亲为我吃了不少苦，将来我们结婚后，我希望你首先要对我爸好！”蓝艺芹满口答应，说：“那是当然。你孝顺父亲，说明你重情重义，是个爷们儿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！”

2010年10月1日，葛天民与蓝艺芹举行了婚礼。为筹办这个婚礼，葛父除了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，还向两位亲戚借了一些钱，用他的

话说：“再穷也不能让人家姑娘在终身大事上留遗憾。”

婚礼过后，一家三口过起了寻常的日子，外债成了葛天民心头的牵挂。为了还债，他除了正常上班，业余时间还挣外快，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。

然而，就在葛天民不分昼夜地拼命赚钱还债的当口，父亲得了脑血管疾病。医生说，他父亲的这种病都是因为年轻时过度辛劳而落下的病根。身为孝子，葛天民毫不犹豫地让父亲住院进行治疗，并对医生说：“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，花再多钱我都情愿！”为此，葛天民在旧债未还清的情况下，又借了新债，压力更大。起初，妻子蓝艺芹并没异议，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她理解丈夫的举动，甚至帮丈夫向娘家借钱。葛天民既感动又愧疚，觉得自己拖累了妻子。

自从葛天民的父亲住进医院的

那天起，葛天民和蓝艺芹就轮换着陪护在父亲的身边。如此一来，葛天民就少了挣外快的时间。收入减少了，医药费用却一直居高不下。葛天民心里着急，但表面上还是一脸乐观地对妻子说：“等把父亲的病治好了，我继续做兼职，一定会把钱赚回来的！”

葛父在医院“好医好药”的治疗以及葛天民和妻子的精心护理下，恢复得很快，两个月后出院了。这次住院，共花去31000多元。主治医生郑重交代葛天民：“你爸这种病，饮食方面很讲究，应多吃富含膳食纤维及优质蛋白质的食物，如奶类、蛋类、瘦肉、鸡、鱼或大豆等，此外还应适量补充维生素C、维生素B<sub>6</sub>及维生素E等。”末了医生还特别强调，“一日三餐千万不要吃得过饱，不然很容易引起疾病复发。”葛天民连连点头。

回到家，葛天民按照医生的要

求,十分注重对父亲的饮食调养,买来各种能滋补父亲身体的营养品。蓝芝芹提醒他:“现在咱欠那么多钱,有些可买可不买的营养品还是应该控制点。”葛天民听了有些不高兴,说:“我们再穷,也不能亏待了爸爸!钱我会去赚的。”

### 父亲脑死亡, 儿子坚持维持其心跳

一个星期后,葛天民便找到一份报酬不菲的兼职,为一家科技情报信息公司翻译资料。有了这份额外收入,葛天民的经济压力大为缓解,除了还债,他给父亲买补品时更大方了。

一年多后,葛天民终于还清了外债,不但孝敬父亲更加大方,还时不时地买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妻子,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和睦。

2012年3月17日,老板奖励



葛天民一个大红包,原因是他刚为公司谈成一单大生意。父亲、妻子得知后,都很高兴,当晚一家人一起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吃饭庆祝。席间,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过的一家三口,放开肚皮大吃大喝。葛天民不知是因为一时高兴忘了医生的叮嘱,还是不愿扫父亲的兴,任由父亲放开肚皮吃喝。很快,葛父吃了个酒足饭饱。可就在三人谈笑风生时,葛父忽然晕了过去。葛天民夫妇慌了手脚,赶紧拨打急救电话,把父亲就近送进了一家私立医院。

经过长达六小时的抢救,医生最终遗憾地告诉葛天民,他父亲因暴饮暴食,导致脑血管疾病复发,已经脑死亡。一听这话,葛天民当场大

哭:“不可能!我父亲不会死的!”说着,他不顾护士的阻拦冲进了急救室,伏在父亲身上不停地哭喊:“爸,你醒醒,醒醒啊!”他一边哭喊,一边深情地将脸贴在父亲的脸上,令在场的护士都为之动容。突然,葛天民停止了哭喊,大声道:“快叫医生,我爹没死呢,心脏还在跳!”护士没有反应,葛天民兴奋地站了起来,对她们说:“你们来听听,我爹的心脏确实在跳!”两名护士将信将疑地贴着葛父的胸口听了听,才相信葛天民说的是真的,觉得不可思议,立即叫来了主治医师。

主治医师认真检查后,对一脸激动、满怀期望的葛天民说:“初步认定,患者脑神经细胞已经死亡,最终结果有待进一步做脑干测试。”一听父亲仍存有一线希望,葛天民哀求道:“医生,你一定要救救他!我求你了!”说着,扑通一声跪下了。一见这情形,主治医师忙扶起他说:“你放心,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!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!”

脑干测试的过程中,葛天民和妻子一直焦急地守候在医院,希望尽早得到好消息。然而,经过两天一夜反复测试,脑电图始终显示,葛父没有丝毫脑电活动。主治医师明确告诉葛天民:“你父亲确定已经脑死亡!尽管他的心脏仍在跳动,但不可能再复活了!这是我们的最后结论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‘死亡证明’。”葛天民大失所望,一改哀求的态度,口气坚定地说:“不!你不能写‘死亡证明’!只要我父亲的心脏还在跳,你们就有义务抢救他!花多少钱,我一分不少地付给你们!”主治医师无奈,只好按他的要求继续救治。

“脑死亡”的人没有自主呼吸能力,医院为葛父配备了呼吸机,并使用大量药物维持其心跳,每天的医药费高达一两千元,但葛天民仍坚持要求继续治疗!

### —— 这么尽孝该不该? —— 丈夫告妻子“害死”父亲引热议

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,蓝芝芹第一次对丈夫提出了异议:“医生已经作出诊断,咱爸抢救不过来了,再救治,就是毫无意义的付出!我们就是把房子家具卖了,最终只会落个人财两空。”葛天民听了,愤怒地喝道:“你给我闭嘴!我爹明明还活着,心还在跳,难道我能见死不救?你身为儿媳妇,怎么能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?”蓝芝芹十分委屈,争辩道:“我爹没良心?自从跟你结婚,我啥时候亏待过咱爸?你以前孝敬他,我啥时候反对过?咱们一直过着穷巴巴的日子,哪天不是给他好吃好喝?你说,我怎么就没良心了?按医生的说法,他老人家现在已经过世了,可你不愿面对现实,天天为一个作古的人烧钱!你就醒醒吧!”葛天民更火了,抡起巴掌扇在了蓝芝芹的脸上,骂道:“你这个臭婆娘,竟敢说我爹作古!”蓝芝芹被丈夫这一巴掌打懵了,加之内心委屈,放声大哭起来。葛天民自觉出手太重,也一时不知所措。

但这次冲突并未让葛天民有一丝改变,他依然故我地借钱给父亲“治病”。可花费实在太太,渐渐地,亲戚被他借怕了,纷纷躲着他。他开始跟朋友借,这个借三千,那个借五千。不出一个月,又把几个要好的朋友也借遍了。实在借不到钱时,葛天民想到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大学同学,又通过这个同学向银行贷款两万元……

其间,蓝芝芹又委婉地劝过丈夫两次,但仍然没有效果。医生出于多方面的考虑,也曾做他的工作,说:“谁挣钱都不容易,你这么大把地花钱,仅仅维持你父亲的心跳,实在没有意义。我们想征求你的意见,如果你同意的话,我们希望你的父亲能捐献器官。他虽然已经‘脑死亡’,但他的一些器官对其他危在旦夕的病人很有用!这样不但能帮助别人,同时也能让你们少花冤枉钱,

还能得到一些补贴。”葛天民一口回绝：“我怎么能拿我爸的器官卖钱！”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既不解又遗憾。

不到两个月，葛天民已借贷6万余元。蓝芝芹再也无法忍受，开始强烈反对葛天民借贷，甚至以离婚相威胁，但葛天民仍不为所动。

此时，身边的亲朋好友已经没人再敢借钱给葛天民，他把目光投向了外地的亲友。一天上午，因医院催交医疗费，他坐火车去了景德镇，准备跟一个远房亲戚借钱，临走时交代蓝芝芹好好照顾父亲。

傍晚时分，葛父的面部表情突然显得很痛苦，蓝芝芹发现后，赶忙喊来了值班医生。医生当即对葛父做了生命体征测定，结论是患者的生命体征已接近彻底死亡。医生征求蓝芝芹的意见：“要不要继续维持？如果继续维持，需要赶紧补交费用。”

蓝芝芹早就对这种没有意义的维持怨气十足，一听医生又催交医疗费，心里更加生气。当时她身上根本没钱，对丈夫能不能从景德镇借到钱也心里没谱，便说：“是不是维持，我不敢做主，但医疗费暂时交不了，我爱人去景德镇借钱去了，得等他回来我们才能决定。”医生一听，考虑了片刻说：“那就是你们暂时无力支付医疗费，我们只能停药了。”蓝芝芹没有表示异议。

随后，医生拿来了病危通知书，让蓝芝芹签字，而且特别提醒她，签了字，就是同意放弃“继续治疗”。蓝芝芹犹豫了一下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次日凌晨，葛父心跳停止。下午，葛天民从景德镇返回南昌，借来了1万元钱。可当他匆匆赶到医院时，得到的却是父亲已经死亡的消息。他难以接受，声嘶力竭地质问医生：“为什么不救我爸？谁让你们停药的？”

医生把前后经过如实告诉了他，还拿出有蓝芝芹签字的病危通知书。葛天民一看恼羞成怒，狠狠地

打了蓝芝芹一巴掌，咆哮道：“是你害死了我爸，我要告你！”然后冲医生喊，“你们也有责任，我连你们一起告！”

2012年6月19日，葛天民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蓝芝芹和医院剥夺了他父亲的“生命权”，要求赔偿他的精神损失，并同时提出了与蓝芝芹离婚的请求。法院受理了这起特殊的民事案件，并于2012年8月21日进行了不公开审理。

法庭上，控辩双方激烈交锋。原告律师认为，第一被告人蓝芝芹，作为原告的妻子，在明知道原告父亲的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，擅自做主放弃救治，并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，这是剥夺原告父亲生命权的表现；第二被告，也就是那家私立医院的医生，在明知病人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，完全放弃对病人的救治，是漠视生命权的不作为行为。辩方律师则认为，第一被告人，作为原告的妻子和病人的家庭成员，有权在病人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字，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治疗；而第二被告，作为医疗单位，已经把病人的病情如实告知了病人家属，是否继续治疗，决定权不在医院，而在家属，因此医生不存在不作为行为。

法庭辩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。最终，经合议庭合议，法庭作出如下判决：第一被告蓝芝芹作为病人的家属，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并无不当。第二被告在掌握了患者的实际病情后，及时告知了病人家属，让病人家属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，并保留了书证，不存在不作为行为。至于两被告是否存在剥夺原告父亲生命权的问题，按照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98条

规定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，《民法通则》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权，实际上是生命权、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。而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。现在医学界普遍认为，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，就是生物学死亡；被确诊脑死亡的人，就是死人，其社会功能已经终止，当然不具备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、权利，脑死亡等于死亡是基本共识。因此，对脑死亡病人的抢救是毫无意义的。鉴于患者已濒临深度脑死亡，并出现痛苦迹象，两被告采取放弃治疗，不存在侵犯原告父亲生命权的问题。因此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对于原告要求与第一被告离婚的请求，法院予以支持。

父亲死了，妻子走了，留给葛天民的是沉重的外债负担，以及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热烈议论。有人说他是大孝，对他竖大拇指；也有人说他是愚孝，暗地里说他脑子不正常。孤身一人时，葛天民也曾反思自己，但想来想去，也想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对不对。但有一点他时常挂怀：要是自己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接受妻子的忠告，接受父亲“脑死亡”的现实，或者按照医生的建议让父亲捐献器官，结局又会怎样呢？虽然不得而知，但他明白一点，他曾经坚持做的，并非他唯一能够做的选择，他完全可以不把自己逼上这条路——这条人财两空、打官司离婚的路。这样想着，他偶尔会有一丝的后悔。

[编辑：冯士军]

## 赠送健康

由中国乙肝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“关爱乙肝患者，公益普查救助活动”已经在全国展开，免费向乙肝患者发放乙肝防治科普书籍，由于书籍数量有限敬请广大患者拨打免费发书电话：**010-56027678**索取。

该书为精装医学科普读物，装帧精美，内容丰富。该书的内容涉及：1.乙肝病毒的种类；2.肝脏发病的原因、症状及临床表现；3.乙肝的诊断和检查；4.乙肝的西医疗法和中医疗法；5.乙肝治疗的预防。该书收集国内外治疗乙肝的先进经验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宝贵经验，提出了一整套治疗和预防乙肝的独特方法，是普及乙肝知识、预防乙肝疾病进一步恶化和传染的第一手读物。一人拥有，老少无忧，全家免疫！请勿失良机。

提示：本次赠书纯属公益性免费活动，如果有人趁机收取书本费或邮费，敬请拨打**010-56027678**电话举报！